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二

新平知

PDG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

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
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
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
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
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
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
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
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
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
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
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
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

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
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
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
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
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
明義理爲之輔凡廷臣之被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
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
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
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
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
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
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
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

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挫
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
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意幸從
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
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
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
為文多無
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
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丐免丁緇期反牛羊之說
宣播遠近尤非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
小失不可不戒
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
有失
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
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
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
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爲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爲尚有所疑熹嘗以爲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湏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湏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魯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

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薦

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責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

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逡巡閔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
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
而名義不正彌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
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
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
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
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
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
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
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
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

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爲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慫慙既以待立

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滕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貞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

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
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
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
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
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
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
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
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
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
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
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
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授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
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
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措克之臣朝
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
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
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
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
可勝枚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
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

一蘇內
逐鄉里

不同者亦
依實開

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

幾何

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

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

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採用也

是則雖

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

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

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効而

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

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爲

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

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

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

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

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爲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爲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

以無事而食祿爲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
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
私計而免於稽違偃蹇之罪則已爲非常之恩矣不謂今
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
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
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
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
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爲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
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辭便從所
請不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釣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
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
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爲微幸苟